



## 散文

## 锦灰堆

○ 李又茗

收藏家王世襄先生有本书叫《锦灰堆》，他自谦文章是历年“琐屑芜杂”之作，于我看来，却如精美锦缎的余料，虽不能做大件成衣，但精致考究。我借名家作品的好寓意，记录一组美好、温暖的日常，它们是我生活里的“锦灰堆”，精致而美好。

## 燕落吉祥

芒种后，老家的门楼下来了对燕子，每天忙着做窝。母亲说：“人家燕子春天做窝，孵出的小燕子都会飞了，这对燕子晚熟。”晚熟有晚熟的好，有时候，晚熟燕子会请来帮手帮忙，也许是筑巢大工来提供技术支持的。燕巢结构有树枝有麦草，就像人类住宅的承重墙和砖瓦面。燕子窝每天进度大约一厘米，搭建一厘米后，无论时间早晚，燕子当天都停工不再干。父母常常在门楼下边喝茶边看燕子筑巢。有一天，哥哥下班回家早，进门时看到早早停工的燕巢说：“这对燕子咋这么懒？这么早就不干了。”正在喝茶的父亲说：“燕子比你懂，它得晾晾干，实落实落，要不窝搭得不结实。”

夏至已到，我家燕子的房子还没竣工。晚上，它们已经能归巢入眠了，半个身子露在巢外，交颈而眠。

哥哥口拙，前几日难得借酒与我闲谈。聊得深了，他说，自从2012年伤后痊愈，诸事不顺，年年春天来家筑窝的燕子也不来了，从去年他工作顺利，不再招惹乱事，今年燕子又来家筑窝了。哥哥又说，从这件事上看，他知道自己行事对这个家的影响，才感觉到，现在他才是家庭顶梁柱，对家庭，他的责任和义务是最大的。他首先要踏实做事，才会转变家庭的风水。

“鸟积善人家”，此话诚然不虚。

## 甜葡萄

秋初，气温仍居高不下。老家的葡萄开始积累糖分，葡萄皮慢慢透亮，阳光下，能看到果肉纹理。我陪父母在厦子里喝茶。父亲剪了两串葡萄让我尝鲜。第一口酸味稍浓，几粒之后越吃越甜，酸甜滋味正是我喜欢的。饮几盏茶，吃几粒葡萄，听父母说起后院的老狗，前几天几乎不吃饭了，因为它要老死了，不想，这几天又缓过来了。父亲又说，看能淘换只小狗吗，一是和毛毛做几天伴，再是万一毛毛突然走了，有只小狗在身边，心里不会太受不了。



德庆河景区环境优美,风光迷人。(崔广 摄影)

院子里，初秋的阳光透过葡萄架筛到红砖地面上，漏下一地斑驳。一只白头鹤正抓吊在一串泛红的葡萄上，“啾啾”地啄食着。正在说话的父亲突然起身，“嗨”一声挥动双手，把那只白头鹤轰走了。父亲说，白头鹤吃葡萄太不讲究，一粒葡萄上啄几口，换一粒再啄几口，一串葡萄都让它啄坏了，不如喜鹊会吃。喜鹊吃葡萄喜欢整颗拧下来，叼到别处吃完，回来再拧下一颗叼走，和人吃法差不多，咱家平房顶上经常看到喜鹊吃后的葡萄皮和籽，整整齐齐摆成一行，它不糟蹋葡萄。

母亲重听，没听见父亲说什么。她一直在聊患病的乡邻，乡邻身体正逐渐好转，虽然生病，家里却一直干净利落，从没埋汰过，只是那个脾气也随了她的活路，过于急躁爽直，干活不少，人也明事理，就是急躁起来嘴上容易得罪人，劝她也能听进去，下次照旧改不了。

## 秋光不语

上下班路上，经过一处弯曲的通道，两侧生着几棵构树。某天回家，突然发现路面上投下长长的日影，那是两侧构树枝干交叠的穹顶所作。略想了下，已过立秋，将到处暑。所谓感物知秋即为此吧。说不清原由，我竟弯起嘴角默然笑了。

蒙田说：“这个广大的世界如同一面镜子，我们必须看着这面镜子，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自

己。”此刻，专注当下，接纳未知。

每年秋天，心境无由地爽朗明快，白日里的天高云淡，秋夜里的星月同辉，诚觉万物皆美，世间一切皆可接受包容。木心说：“诚觉世事皆可原谅，又不知道原谅什么。”此种感觉意会最美，言传便俗，偏其万里。

秋天的夜晚，我经常失眠，此时，近中元节，月亮日渐丰盈明亮，如一少女正逐渐步入年华中最光彩夺目的时刻，却不自知。每晚夜半，月光透过卧室南窗，清晖映到床榻上，有时，光纱洒到地上，总是耀眼的，不事张扬又辉光夺目。每日夜深，静卧床榻，有秋虫鸣唱，感觉即在身侧不远。居于五楼，离地面十几米，不知虫鸣传自何处，秋虫藏身何地，此为一感。

叶圣陶在《没有秋虫的地方》中写道：“到夜呢，明耀的星月和轻微的凉风看守着整夜，在这境界这时间里唯一足以感动心情的就是秋虫的合奏。它们高低宏细疾徐作歌，仿佛经过乐师的精心训练，所以这样地无可批评，踴躍满志。其实它们每一个都是神妙的乐师；众妙毕集，各抒灵趣，哪有不成人间绝响的呢？”每年秋天，秋虫一登台，我便不禁想起叶老这段描写，必要再翻读几遍，仍如往年一样，不能清晰记忆。“灭烛怜光满”，秋夜的失眠是不愿睡去，如果可以，更愿意夜与月光、虫鸣相伴。

## 随笔

## 算盘记

○ 张月琴

长流”。

算盘拨动时会发出声响，噼里啪啦的。父亲年轻时曾在供销社工作过一阵子，那时每晚看到他熟练地打着算盘，我都会看得入神，惊叹不已。尤其是他用算盘计算完毕后的清零动作，只需要单手高高扬起，顺势一放，上珠归上，下珠归下，那操作神奇极了！我上小学时跟着他学过这一手，认真真真记了一星期。一星期后展示手法，还得到了一盘焖饼作为奖励。

所以直至今日，我乘法打得也还算熟练，至于加减法，就更是轻松应对了。比如生活中常说的“三下五除二”，这本是一句珠算加法口诀，也不知从何时起成了人们的口头禅，意思是做事干脆利落。上一一，二上二，三下五去二，四下五去一，五去五进一，六上一去五进一……这些珠算加法口诀，当年我背得滚瓜烂熟，听起来挺厉害，可在实际生活中用处却不太大。还有一句珠算除法口诀“二一添作五”意思是把一分二写成零点五即可，所以生活中一旦涉及平分，人们就爱说“二一添作五”，显得既简洁又有理有据。

“算盘”里有个“盘”字，按照字面意思推测，它最初或许是圆形的，不然怎么会用“盘”

字来命名呢？2011年8月，我和家人去上海世博园参观，中国馆主厅的大屏幕上展示着一幅动态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女儿眼尖，突然伸出小手指向一家药铺，大声喊道：“看，算盘！”果真，在那里的柜台上隐隐约约放着一把算盘。倘若这是真的，那么“宋代算盘已经普及”这件事应该就没什么可争议的了。我也没想到，女儿在幼儿园接触过的珠心算启蒙，竟给她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。

我没上过幼儿园，直到小学四年级，学校才开设珠算课，每周一节。每到上珠算课的时候，学生们除了背着书包还要用布袋子装着算盘。马老师是我们的珠算老师，直到现在，我仍记得她讲过的算盘的优点，即：黑是黑，白是白，黑白分明；上是上，下是下，承上启下；里是里，外是外，里外有别；方是方，圆是圆，方正圆融。

实际上，父亲也是我的珠算启蒙老师。记得是一个冬季的夜晚，在煤油灯昏黄的光亮下，父亲吃完烤馒头，下完一盘象棋，就开始教我打算盘。他的大手轻轻覆盖在我的小手上，带着我缓缓拨打算珠。我的小手冰凉，他的大手温暖，那一刻，我的心里升腾起了信心和力

## 光亮

○ 刘玉梅

的更加规整，灯下往往穿行着更多的外来人，他们渐渐成了这个城市的精英。于当地人而言，他们有着某一方面精深研究和出众的能力，才在这里有了一席之地。他们开始出入高端购物场所与高档小区，还热望着独一栋的大别墅。他们的能力和欲望就像这里的路灯一样纷纷、明亮。对那些行色匆匆眉目昏暗、总在最早和最晚在它底下穿行而过的疲惫的人们，它的无动于衷里有时会藏着不动声色的悲悯。它们不是空了的心，天上的星星因为闪烁而有了表情，它们就一直那么亮着。它们与众多的霓虹一起，华宇烁烁，忘记了黑夜本来的颜色。它们见过太多荣华，海一样宽天一般高，那荣华，是比光亮还要光亮一万余倍的，轻而易举就能遮住人们的眼睛。它们又见过人们的千难万难，是这城市瞳仁上覆着的睫毛，一闪过，便要滚出泪花来。广闻生淡漠，多识必凛然。它们随时随地都能够演绎一场盛大的悲悯，它们却只将这悲悯锁在深不见底的心海，把浊浪排空生压成暗流涌动，预备在“解甲归田、人去茶凉”的时候用来解读“百川入海、返璞归真”。

随着那些下了夜班的骑行者七弯八绕，你会发现敞亮的城市深处都有一些幽暗的胡同。这里的光和声是有些碎的。这里路两旁法桐的树冠能在空中相交，路灯往往藏在树冠里，幽幽暗暗，照着一些类似“张记火锅”“老三麻辣烫”的店铺，“精品内衣店”透着邻村小媳妇的模样儿。这里也藏着一些小城常见的品牌宾馆，只是它们在最宽阔的路面街弯，来到这胡

同里不免藏头匿脚，小气了很多。爬山虎在某一面墙上攀爬到二楼窗口，往里窥探着什么。这里有许多秘密，借着微弱的光亮，映照出不一样的人生。

这里寓居着数不清的外来人员，但更多的还是一些本地市民。他们门前檐下的日子都有着仔细和用心的迹象，在这仔细的表面之下，有着一股坚忍，这坚忍不是用来对付外面的大风大浪，而是为了过好平常日子的细水长流，鼓起的瓷碗做了补救处理后的裂痕是这坚忍，辅导孩子作业无奈崩溃的训斥是这坚忍，哪家窗里飘出的炖汤或煎药的气味也是这坚忍……这坚忍是密密匝匝的格子楼逼仄出的达观，是没有教义却受众最多的一种生活的信念。这里走过的男人头上或者有一种浓烈的脑油的气味，女人渐渐有些不求甚解常常用一场蒙昧的眼泪来缓解困境，安抚心灵。这里尤其藏着人间最多的不得哭不得语的私房话，这和任何人群聚居的地方一样，四处都是真实的生活和自我的满足，是生活的“旧箱底”，是城市的“真实性情”。这里的路灯每天受着这些洗礼，就有了和这里的人一样的心态、智慧和信仰，它们被树冠盖着，被烟火气蒙蔽，早已练就了一颗能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“平常心”。

太古里、平安里、宽厚里、优乐里、幸福里……每个城市都有一些这样的商业步行街，是日常夜晚人们消遣娱乐的好去处，也是当之无愧的购物场所，不是国贸贵和那类大商超的大牌云集，而是居家过日子的人们最愿意来溜达

## 寻梅黛溪河

小寒第三天，寻梅黛溪河。梅亭的腊梅有些已经开败，残败的花萼灰头土脸地贴在枝干上，像被遗弃的，从此一蹶不振的事物；有些，却尚在豆蔻期，一丝明黄将露未露。红梅萼未发，仍然只有黑硬粗砺的枝干。桃树、樱树已萌生米粒大小的小芽，沿河的垂柳亦已鼓出小小的芽苞。冬至以后，各种树木的生机已经勃发于表。河里，成群的黑水鸡游来游去，间或发出几声鸣叫，呼唤不远处的同伴。近岸处，几对花脸鸭正相随着游弋，在水面上划出一圈圈波纹，向着水中仍旧干枯的苇丛漾开来。薄冰缩在背阴处的河面上，阳光下的河面闪着活泼的微光，透着勃然的生命气息。事物中，已能看到春天正在赶来的影子。

夕阳正缓缓降到树梢，再洒向远处的山尖，西天被染成大片枯黄。随后，黄昏一点点降临，此刻，我的漫步像是一场早有预谋的赴约，与夕阳、晚霞，和此时漫过全身的暮色相约。

时间，在暮色中缓缓流逝。哦，时间！刘亮程的《本巴》把空间距离用时间来表述，我正读到赫兰即将出生，目前仍保有初读时的惊艳：在十二岁的清晨，美人阿盖被江格尔隔着十三年的距离拉住了手，摔跤手萨布尔在二十三岁想起一桩往事，掉转身跑回童年，把小时赢过他的伙伴摔倒，扔出去七年远；洪谷尔举刀的手离老牧羊人有七七四十九年远……那么，黛溪河畔那轮落山的夕阳离我有几年远呢？或者，我离河面那群黑水鸡是一年还是三年？

掉转身往回跑，我更想跑进把朋友走丢的那一年，告诉他，我们都要学习好好说话，语言出现就是为了更顺畅的沟通，而不是用来加深矛盾的；我想掉头跑十二年的距离，跑回哥哥摔伤的那一年，提醒他行动要小心，不要觉得身体好就大大咧咧、毛毛糙糙；更想跑进父母突然衰老的那一年，跑回那一年，我便能把父母留在壮年吗？突然发现，顺着时间之线跑回去，我仍然只能无能为力地旁观着，看时间残忍地把父母推进老年。

此刻，暮色在时间中愈来愈厚。河面上，黑水鸡的身影越来越模糊，有些已藏进水面中央那片苇丛里，偶尔传出几声低语，像休憩前的谈心。

太阳照着谁都不说话，只是深情地望着彼此，我们在等待着春天来临，等着春天说：“早安，人间”

父亲还有一项厉害的本领，他能左手打算盘，右手记账，还能边打边记。当年我看着他这一手操作，只觉得眼花缭乱，心想自己肯定学不会，便打了退堂鼓。有句俗语说得好：“算盘一响，黄金万两。”由此可见，我们可不能小觑这小小的七珠算盘。据记载，它是世界上最早的计算器。那天，教美术的琳琳老师在办公室谈到宋代的领先之处，比如宋朝的美学被视为人类审美的巅峰，其色泽之美令人惊艳。其实，除了活字印刷术、指南针、火药，我国早在北宋时期就发明了算盘。直到十三世纪，算盘才被马可波罗传至欧洲，随后又流传到日本、朝鲜等国家，极大地推动了这些国家计算技术的发展。

我还记得刚参加工作那年，在车镇（现名车王镇）农村信用社的服务窗口大家用算盘噼里啪啦结算的场景，“上一珠当五，下一珠当一，是为五一十”是大家常挂在嘴边的话，意思是不管是银行职员，还是其他行业的人，做人做事都要光明磊落，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”依然适用于当下，更适用于未来。

量，于是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学会打算盘，把计算题算准做对，不辜负父亲对我的期望。

一下的地方，也是俊男靓女的聚集地，甚至是人流如潮的网红打卡地。这里汇聚了各色小吃，也有供人排解情绪的酒吧歌厅；这里的天空被薄雾弯曲狭窄，是十分彻底的遥远和灰蓝；这里的路灯光短浅不明所以，也许它们会觉得人生真是一个矛盾，竟然搞不懂“热闹”与“孤独”其实也是一对同义词。而公园、小区广场的路灯就难以这样洒脱了，人在时有多热闹，离开后就有多冷清，而时间长了，它们似乎也习惯了，倒不如说是适应了。

路灯处处有，光亮温暖依然在。凡路灯处皆有人行，过去的人们把路灯“拿”在手里，火把、手电筒就是最古老的路灯的雏形，那时的“路灯”随人而行。少时读到“要做一棵树，站成永恒。没有悲欢的姿势，一半在尘土里安详，一半在大风里飞扬；一半洒落荫凉，一半沐浴阳光”，觉得生来能做一棵树真好；后来却深味了树的悲哀，它不能四处活动，是被缚住了手脚的。一盏路灯就是一棵树，今日人们把它种在土里，它只能在一处止，只在暗夜里展开树冠，阅读别人的故事，结一身自己的痴，兀自熄灭又悄然明亮，行与止，便在它身上化而为一，同为一场奔赴，一个抵达。

路灯何在，在彼路上；路灯何耀，莹莹之光；灯光何载，曾盛喜颜；亮光何见，匆匆奔忙；微光何悯，暖人心肠。路灯啊路灯，你可记得一场向榆关那畔行”的身影？你可想卸下背负，赶一场远山月明？你是我们小时候村外的“萤火虫”，此时此刻，温暖如初，明亮依旧。

## 诗歌

## 与故乡和解

(组诗)

○ 孟令新

## 与故乡和解

“你有十年未还乡了  
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可以熬”  
二哥说这话的时候  
眼睛里含着泪水  
我并非草木，如果是草木  
就顺从于风吧，那该多好啊  
风一遍又一遍地  
吹拂着抚摸着鲁北大地

远和近都值得向往  
爱和恨也可以放下  
父母在，尚可以来下  
父母离去，只剩归途  
这些并非空穴来风  
不再一提起炊烟，就想到  
故乡；不再一想到故乡  
就那么万分不舍  
在一场大雪的寒夜里  
能打捞出多少虚无的悲伤  
我试着学会包容  
包容世间的新生与亡故

落日很美，沉寂于鲁北大平原  
落进伊丰山。之后  
暮色苍茫，之后，晚风冰凉  
再之后，是寂寞  
或者是更加辽阔的星空  
我只好把“故乡”二字  
写在纸上，假装  
故乡就在眼前，父母尚未离开

## 吉祥帖

在公园里安静地坐着  
看时光从身上流过，仿佛  
去年的蝴蝶还在去年的花枝上  
扑扇着翅膀。而如今  
它们去了哪里，今年  
还来不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

太阳照着谁都不说话，只是深情地望着彼此，我们在等待着春天来临，等着春天说：“早安，人间”

## 旧时光

春天即将炸裂自身  
在一片暮色中纷纷扬扬  
比解剖一只麻雀还要难  
比在五谷杂粮中  
认识“生活”的重要性还难  
比一朵春花执意要开在山崖上，还难  
时间炸裂，让失去的悲  
可以再次找回重生的喜

站在山顶上，听风  
听风中那些春的炸裂声  
噼里啪啦的声音  
像极了旧时光的破碎声  
我分明听见  
岁月轻声“喊疼”

## 祭祖

春风催开了繁花  
繁花扮靓生活  
生活充满了阳光  
阳光普照大地  
大地复苏了万物  
也复苏了尘封已久的记忆  
关于来处，关于离别

## 新春快乐

我确信，梅花盛开是有声音的  
屋内推杯换盏，故乡的灯  
对曾经温暖并非一无所知  
大哥说，瑞雪兆丰年  
二哥也说下雪预示好年景  
四弟望着窗外不作声  
三百公里外的青岛  
我在一张纸上描述“团圆”  
用好主词副词名词形容词  
按照次序排列好主谓语宾语

太阳，像生活弹出的玻璃球  
“弹起”也是有声音的  
十梅庵的梅花开了吗  
爱人问我，我笑着点点头  
此时的灯光略带香甜，我确信  
春天的脚步已经走进了房间